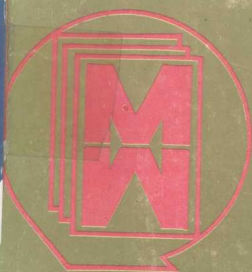


国际 缉私 与 缉毒



警官教育出版社

《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国际缉私与缉毒

。意

群自

越

丁

限一

案

罪

一

第

第

第

第

五

神

第

自

中

因

第

国际缉私与缉毒

*

本 社 编

警 官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西绒线胡同贤孝里14号

邮政编码 100031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1开本 6印张 13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81027-050-8 / D · 42 定价: 2.90元

《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序

近年来,读者对《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的期望值很高。不少警界内外的读者为了改进业务、讲学、写作、拍摄电影——电视片或参加学术会议,希望这本杂志能系统地介绍或提供警察科学(Police science)的某个方面的信息和资料。为此,我们曾感到困惑。

因为警察科学是一门交叉科学,它的交叉点和交叉面广及数十门学科。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法学、医学等进入和参与警察科学的发展已为大家所熟知。上述的这些学科与警察科学的核心部分进行交流所产生的大量信息,即使让杂志编辑部的全部人力穷毕生之精力去收集也是收集不完的。作为一本杂志只能做到尽可能多地捕捉“新鲜的”信息,但它远远担当不起警察科学资料库的任务。

然而,《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经过五年的惨淡经营,的确捕捉到不少新鲜、有用的信息。这些先后分散得来的信息,假以时日,集中到一起,可以从中发现先前处于分散、单独状态的信息所不具备的联系和意义。于是产生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这套丛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资料汇编,或是什么“集粹”、“精选”之类。它将信息资料按专题整理和重新编排,使之处于一种结构关系之中,这样,原先分散、单独的信息可以负载更多的信息量,对读者,也就是信息接受者来说产生更大的效益。当然,这样的编排不大可能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将同一个题目的许多方面都讲到,但它的用意在于从一些新的视角引起对专业读者或非专业读者都熟知的问题的再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并有助于我国警察科学的研究与警务工作的现代化。

编者

一九九一年一月

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

目 录

走私与缉私

现代走私犯	(1)
黄金走私	(7)
钻石走私	(11)
玉石走私	(15)
奢侈品走私	(18)
野生动物走私	(22)
人畜走私	(25)
军火走私案	(28)
外交官的贪婪	(32)
意大利方案	(35)

缉毒与扫毒

毒品泛滥的今日世界	(45)
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48)
合法的贩毒	(58)
南美“金三角”	(63)
金三角腹地访问记	(67)
昆沙其人其事	(70)
中东的鸦片战争	(73)
非洲的贩毒祸水	(77)
另辟蹊径	(79)
缉毒对策	(82)
DEA 的机密	(84)
智擒大麻王	(86)
天涯追踪	(93)
可卡因战争	(98)

现代走私犯

今天，海关官员在同庞大的走私网的斗争中，需要现代技术所能提供的一切设备。因为，喷气时代使走私犯成为世界上流动性最大的人——国际人。他怀揣一大把护照，可以象变色龙一样改变自己的身份。而且在几个小时以内即可横跨好几条国界线，飞越数千英里。现以汉斯·安德雷格为例，他是个黄金走私犯，曾以瑞士一家复印公司的推销员为掩护到处活动。他被捕时，在他衬衣下面的一件特制衣服里发现价值 36,000 美元的黄金。他的口袋里还装有从日内瓦出发，途经法兰克福、尼科西亚、伊斯坦布尔、贝鲁特、温哥华、东京、香港、马尼拉、雅加达，最后到曼谷的飞机票。另一个黄金走私犯在纽约的约翰·肯尼迪机场被捕，身上带着苏黎世的往返机票，途经里约热内卢、加拉加斯、墨西哥城、纽约几个城市。

就许多方面而论，走私者可以说是另一种国际商人。他们的倒卖活动虽然会使许多跨国公司受益，然而却是非法的、冒险的。请看走私投入的金额：每年有价值 50 亿美元的海洛因运入美国；有 15 亿美元的黄金经走私渠道流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法国和摩洛哥、巴西和土耳其。瑞士生产的手表大概有一半是通过后门戴在人们手上的。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塞拉利昂钻石是非法开采和运出国的。从法国和意大利盗窃的艺术珍品横跨大西洋进入北

美和南美的私人收藏家手中，或者向东进入石油输出国。从希腊、土耳其、伊朗、埃及和墨西哥拐骗出来的珍贵文物进入了美国一些博物馆的展览柜。馆员们的收藏热情使他们置伦理道德于不顾。

事实上，主顾需要什么，现代走私犯就能提供和经营什么，从钻石到鸚鵡（他们把鸚鵡灌醉，使其在运送中不发出声音），样样齐全。走私食品的运输线居然十分繁忙。例如，为逃避共同市场的物价管理，他们从法国私运牛排到意大利。近四分之一的加纳可可可通过毗邻的多哥和象牙海岸私运出国，可可种植者从中赚取美元或英镑并存入国外的银行。所有这些非法贸易的收益可与任何一个跨国公司媲美。一些合法的行业，象旅游局或进出口代办处往往是走私集团的活动场所。世界上最大的黄金走私商之一在中东一个小国拥有经营英国汽车主件的特权，并从这两种行当中牟取暴利。

国际走私集团不亚于一个庞大的跨国公司。老板是名符其实的总裁，负责制定计划，建立国际网络，确定走私线路及方法——但并不直接参与具体行动。他身边拥有一大批助手，分管财政、安排旅行（走私集团大都拥有以公开合法身份开办的旅行机构，方便其活动）、贿赂机场和海关官员，招募走私犯——他们称之为“骡子”等等。还有人专门负责走私商品运抵目的地的具

体编排。

正象合法交易中产品的价格会随质量和供需等市场情况有升有降那样，走私商品的价格也有涨落。毒品的价格就是如此，海洛因和大麻，不管是什么状态或叫什么名字，都分为几个等级，每一等级的价格都有浮动。当然愿买愿卖的批发价格比市场价格要低一些。因政府的严查而致使货源匮乏时，各等级的价格即随之上升，一般来说查禁越严，价格越高。

黄金、钻石和手表等走私商品的价格及时反映了纽约、伦敦、安特卫普和苏黎世的合法市场的价格波动。

走私集团的总部一般设在这样一些城市中，这些城市大都与严格限制进口的国家毗邻。例如，欧洲的日内瓦和布鲁塞尔，中东的贝鲁特和迪拜，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以及墨西哥的蒂尤阿那等城市都是理想的走私品集散地。除了毒品经营者以外，在其国内，走私者一般不违犯当地的法律，他们的经营活动不受干扰。

走私就象赌博一样，一旦陷进去便不能自拔，有些走私犯甚至为能享受逃脱官方追捕这种特殊刺激而沾沾自喜。贝鲁特有一家人多年来曾从事向伊朗和日本走私黄金，后来，他们移居南美，打算洗手不干。无奈心痒手痒，于是重操旧业，走私规模也越来越大，他们公开承认：“这里边有无穷的乐趣，想想吧，看到一大帮人在你亲手开辟的秘密线路上忙忙碌碌地为你挣钱，那该是什么心情！”

除少数顶头上司之间有来往以外，一般的小喽罗，尤其是“骡子”，只知道同他们联系的人。这样，一旦他们被捕招供，整个走私集团也不会受到威胁。“骡子”有时甚至

不知道谁给他指示，也不知如何与人联系，他也许会被告知老老实实地呆在某个旅馆或酒吧里，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找上门来。

在交货地点，一般都有人帮助“骡子”顺利混过海关检查，如果不成功，只好自认倒霉。一般来说，各个走私集团的“骡子”都有自己的标志，通常通过领带表现出来，这样，道上的人物一眼便可以在众人之中将带货的“骡子”找出来。

“骡子”在第一次执行任务之前，往往要受训练。贝鲁特的一个走私组织就专门设有一个房间，内放三张飞机座椅，让受训者穿上填有重物的特制走私背心，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经过这样的训练，走私犯就可以在背负大量走私品经过长时间的飞机旅行之后，自然地、不露痕迹地走出机场。在执行任务的前一天晚上，“骡子”被严密控制在一所条件优越舒适的公寓里，直到第二天化装妥当，到飞机场之后，才会确切地知道他们将要去的地点和自己的飞机座号，这是为了防范他们走漏风声，不致在向别人、尤其是向女人吹牛时泄露秘密。

“骡子”有时也会携赃潜逃，因此，走私集团大都会派出一名老手暗中随行，严密监视。但即使这样，也有出差错的时候。某外汇走私犯在伦敦遇到麻烦，几个自称有办法的人提出只要分点油水便可使其顺利出境。在希思罗机场，他亲眼看着他们将手提箱带出海关并放在自己的飞机上，到法兰克福以后，他一下飞机便径直奔向男厕所。打开一看，只惊得目瞪口呆，近10万元美金现款分文皆无，取而代之的是几件破旧衣服。他中了“调包”之计。

走私集团十分谨慎，决不雇用有犯罪记录的罪犯，一方面是防止

货物在运送中被盗，更主要的是有前科的人也许已经被列入“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名单。名单就在机场移民署的办公桌上，一经查出，即被挡驾。学生、出租汽车司机、百货商店或时装商店的推销员一类人比较合适。他们容易接触，而且愿意趁机出去兜一圈，顺便挣几个不用交税的零花钱。西德慕尼黑的一对新婚夫妇就因替人夹带黄金出境换得了免费度蜜月的报偿。

飞机航班的机组人员是理想的“骡子”。他们往返频繁，而且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海关检查。在过去几年中，几乎每一条国际航线的员工中都有人参与走私活动。法国科西嘉岛上一个专往美国贩运海洛因的走私集团，收买了法兰西航空公司的一个调度员。如果要把海洛因运往美国，他们就可以在飞往纽约的航班上安排一个他们指定的乘务员。

这伙科西嘉人甚至可以使用法兰西航空公司的电报网向到达目的地的乘务员发出指令，告知已在某旅馆为他订好了房间，他只要在旅馆等人接头就行了。如果来电说他要住的旅馆客满，说明出了岔子，他必须等候进一步的指示。

外交护照是走私的另一种理想的护身符，因为外交使团的成员一般是不能随便搜查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外交官，特别是南美和非洲一些小国的外交官就成了走遍全球的走私者。他们的外交公文皮包里装着钻石、海洛因等走私商品。许多外交官成为运私的“骡子”，所以走私者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C. D. 本来代表的是外交使团（Corps Diplomatique——法语），可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高贵的走私者”（Contrabanchier Distingue——法语）。

60年代末，危地马拉驻荷兰和

比利时的大使养成了一个习惯，他每次取道欧洲回国，总要到纽约小住几日，据说是有公干。海关在接到暗线报告之后，便对这位大使多加注意，竟发现他的行李离开时要比来时重许多。是他要为某女士带什么礼物吗？外交豁免权虽然庄严，但现在也是该打开行李看看的时候了。一天，当大使从旅馆出来准备登车时，特工人员从他的手提箱中找到了50公斤海洛因和26,000美元现金，后来他承认，这是付给他每次“运货”的辛苦费。

大使被捕不久，又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你们只抓住一个，还有另一个呢！”寻找另一个花了三年时间。经过大量调查，发现另一位是个叫“兰博”的人，这个名字是法语“大使”一词的缩写，这位大使又是谁呢？以后的几个月中，特工们发现了一个有规律的现象。科西嘉走私集团巨头吉尔伯特·科西嘉到纽约的时候，墨西哥驻玻利维亚大使萨尔瓦多·布拉多·波兰德也总是碰巧同时出现。巧合并不能构成逮捕一国大使的证据，然而，他却被监视了。一天，内线报告，在乌拉圭外交官朱安·阿瑞斯陪同下，布拉多与科西嘉在法国奈斯地区进行了秘密会谈。

几天后，布拉多飞往纽约，阿瑞斯飞往蒙特利尔。在加拿大海关，阿瑞斯靠外交护照顺利通过。但是，就在他兴高采烈，畅饮香槟时，美国在法国的特工已把情况通报给加拿大皇家骑警。阿瑞斯将6个行李箱中的4个存放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火车站，下榻于附近的一家饭店。正当他熟睡之际，特工打开了存放的行李，发现50包共计50公斤排列整齐的海洛因。按当时的北美黑市价格，合1,200,000美元。特工们留下一袋未动，将其余的都换成了

面粉，又把行李放回原处。第二天，外交官约翰逊出发，会见布拉多大使，并每一个住在美利坚大饭店的法国人取得联系，而后匆匆飞往南美。二位外交官在机场被捕，那名法国人在饭店被捕。

当然，走私者们一直在寻找最不引人注目的人为他们运送走私品。近几年来，他们的目标转向少年儿童。例如，被他们利用的有两个英国女中学生，14岁的特里萨和16岁的林恩，特里萨周末在伦敦南部的一家杂货店干点零活，热心的印第安女店主主动提出让她俩到肯尼亚度10天假。她们在内罗毕一下飞机，就受到那个女人的丈夫同样热心的照料。他领她们到游乐场去玩要，到郊外去观光，两个女学生的假期过得很开心。她们即将动身返回伦敦的时候，男主人请她们给带几个包裹。他说，这些东西是送给他的妻子和几个英国朋友的礼物。在内罗毕机场，就在她俩上国机以前，海关人员在她俩要作为礼物带回的一个铜制灯台和两个手握包里搜查出240,000美元的现金和旅行支票。那两个姑娘被捕了，而她们的肯尼亚主人却在警方发出通缉令的时候已经安全地登机飞往瑞士。

老人也被招募为“骡子”，一位美国海洛因走私犯给两位弗吉尼亚老大妈大批金钱，以度天年，但请她们从墨西哥城带进海洛因，结果，两位老太太只好在异国的监狱中度过余生。

“骡子”们会使用各种手段欺骗海关官员。一位旧金山的年轻人在固定腿骨石膏中藏进了可卡因，可通过海关时，他却总是忘记哪条腿是坏腿，露了马脚，原来他忽视了事前练习跛脚走路的重要性。一位好莱坞的漂亮姑娘在小腹上绑了许

多装有可卡因的小袋子，扮做孕妇。可是，她走起路来，一不摇二晃，大步向前，诡计便被识破了。

走私商们为蒙骗过关简直是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美国迈阿密动物园接到一只装有六条大蟒的箱子，一个胆小的海关官员用棍子好奇地捅了捅盘在一起的大蛇，竟发现它们躺的是大麻叶子。一尊从安特卫普运到纽约的唐老鸭塑像中竟然藏着价值250,000美元的钻石。在一位商人的剃须剂软袋里则发现了足够使用100,000次的麻醉药物麦角酸二乙基酰胺。

当今国际海空运输的装载量很大，当局不可能逐件检查货物。因此，很多走私活动就以假填海关申报表或其它伪造证件来蒙混过关。用一张“农机配件”的托运单托运一批黄金；一箱“显象管”实际上是一千只瑞士手表。有一次，英国海关人员发现，一批由巴基斯坦运抵伦敦港的芒果罐头中巧妙地装着80公斤大麻。走私商们从410罐中取出9罐打开，倒出芒果装入大麻，上面放了薄薄的一层芒果，再把罐头封上。

人们不仅走私禁运的毒品、黄金和其它高税率的手表宝石等物品，而且越来越多地走私皮鞋或圣诞树的装饰等合法商品。走私这类合法商品只要在帐目上做手脚即可奏效。货物是公开进口的，然而货物的价值或数量声明有假。例如，纽约一家进口商从意大利购进50,000双皮鞋，只申报40,000双，相信海关不会一双一双去数。这样，他就可以卖出10,000双没有纳税的皮鞋。这些鞋既然不上帐，也就不必向税管员申报，因此他们可以把利润装入自己的腰包。

为了对付近年来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海关和警察组织进行了彻

底的整顿，以便打击他们运用新技术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犯罪。为了解决两个组织在处理一些案件时互相干扰和扯皮等老大难问题，美国的毒品、麻醉品稽查局和美国海关事务局的缉毒小组于1973年合并为毒品稽查处。而美国海关事务局则组织专家们集中打击走私钻石及瑞士表等一类的犯罪活动。

在欧洲，意大利成立了专门的班子致力于搜寻被盗窃或走私的艺术品。苏格兰警察厅也有一个专门稽查艺术品和古董的机构。

那些搜查飞机和轮船上普通乘客的检查官是身着制服的前台人物，而那些秘密的海关侦探却隐藏在后台。他们的任务是查出走私活动的幕后人物，并在法庭上提供确凿的证据。一位海关人员说：“干这种工作就像要解剖一盘意大利空心面条那样捉摸不定。你以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到头来毫无结果。甚至你自以为逮捕了一个重要的走私犯，可没过几个月，又有人取而代之，照行不误。”

现代技术是缉私的得力助手。1971年美国海关事务局在大多数口岸安装了自动数据处理情报网。这样，海关人员就可以及时查出某种可疑的东西是在入境的哪辆车上、哪艘船上或在哪个人身上。头一年就击中了686个目标，逮捕了444人，包括在拉雷多桥上抓住的海洛因走私犯。原用于对付劫机者的X光机，对搜查行李或货物中的走私品同样功效显著。但是，一位海关人员说：“在我看来，最好的科学设施还是莫过于一个良好的情报员。”

即使是一条不大准确的信息也有可能产生惊人的成果。一位在法国马赛调查海洛因走私的美国密探有一次得到一个情报，在马赛港的

一个修车场里，有人在雪铁龙牌小轿车和1971型大众牌野营车里装了特殊的小格子。仅此而已，没有什么详细情况。但是，这一消息被输入由电脑控制的情报网中不久，在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港，一辆大众牌野营车从轮船上卸了下来。果然，在汽车的地板下面和水箱内发现45公斤海洛因，价值数百万美元之巨。

在大部分时间内，密探们的工作如同猫捉老鼠一般。一位驻香港的美国密探说：“我经常和这儿的走私商出去吃饭，而且玩得很痛快。然而，我的真正目的是，等他喝上几杯酒后就可能透漏一些其他头目的情况。走私商们之间也有矛盾，所以，说不定他能帮我的忙。”

许多海关事务处遇到的难题是，他们的调查往往被限制在国境线以内，而走私商们却来去自由。当然，海关可以通过国际警察组织与国外的同行们取得联系，但他们很少能赶得上无视国界的走私商们。迄今为止，唯独美国有密探常驻国外，他们用每年250万美元的经费，建立起一个由密探组成的缉毒网，遍布法国、土耳其、中东、南亚和南美，专门稽查海洛因和可卡因的走私活动。除了在美国，他们无权抓人，他们必须和当地的警方和海关密切合作。他们常常要在暗地进行非常艰苦，甚至危险的调查工作。然后，把调查清楚的案件交给当地警方处理。一位在法国工作的美国密探有点痛心地说：“我的任务是给他指明方向，然后跑开，以便他们逮捕犯人的时候我能脱离现场。”

密探们往往干得很出色。一位英国密探在伦敦和巴基斯坦忙碌了好几个月，追踪一伙大麻走私犯。他发现一批贴着假标签的装有大麻的包装箱即将运抵英国。于是他在伦

敦港的码头上查获了这批货物，并把大麻换成砂子。然后，他跟上送货卡车一起来到伦敦郊外的一家进出口公司。在这位走私头目的严密监视下，他帮着卡车司机把箱子卸下车、码好。走私头目很高兴，还

给他付了小费。这时他才拒绝了小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这位头目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呢，直到一付手铐戴在手上，这才如梦初醒。

(杨文海编译)



会
书
展
演
用
心
打
理

黄金走私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港闹市区有这么一条狭窄的小胡同，看上去很不起眼。走进不去远路的左边有段白墙，白墙有个小门，进去就是楼梯，直通宽敞的楼顶平台，再往前走，平台尽头有间小屋，小屋里人声嘈杂。这是1974年的7月份。屋里有四个人，都穿着开领白衬衫和运动裤，屋子角落一台直通电报机嘀嘀达达，桌上的两台电话机铃不停地响着，坐在桌旁那大黑胡子，左右肩头各夹着一个电话筒，交替地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对两个话筒说着话。“好吧，什么时候？……行……1000托拉……好，按常规价付酬金。”他挂上电话又用阿拉伯语对另一个话筒喊了几句。屋里另一个人走到屋角，打开保险箱，里面露出一摞硬纸板盒子，他打开一个盒子的封条，里面装的都是象火柴盒大小的纯金金砖。他一个一个地仔细地数着，小心翼翼地把数好的放到一只公文手提箱里，数到100他停住了，这正是电话里要的数量。他关好公文箱，提起来向黑暗中走去。他手里提的黄金价值65,000美元。

按迪拜港的水平，这点黄金不算什么大宗货。因为这个港口有世界最大黄金走私中心的名声。好年成一年能有高达五亿美元的走私黄金从这里经过。此外还有价值5000万至一亿美元的白银。人们把迪拜港称作“黄金走私超级市场”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迪拜港的王牌是它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这里去伊朗、巴基斯坦、印度都不算远。在迪拜港靠岸的阿拉伯式小船去孟买十天可打个来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马克托姆酋长很有商业天才，他把这个海港变成了波斯湾上的香港。这里，无论黄金、钻石、手表或纺织品均可随意出入，不加税收。只是到了印度、巴基斯坦的12海里的领海内才会有危险。

全世界只有70个国家允许人民自由拥有黄金，不禁止黄金进口。这些国家包括瑞士、加拿大、美国、黎巴嫩和新加坡。另外150个国家则要收很高的官税或干脆禁止进口。这反而为黄金走私者开辟了市场。有一个时期，世界上每年开采黄金总量的半数是通过各种走私渠道运到目的地的。这意味着本来可以由国家获得的利润落入了走私者的腰包。

走私者获利的胃口是没有休止的。他们从飞机到骆驼都可能利用。他们可能把黄金制成机器零件、旅游纪念品、烟灰缸。甚至有些国家运往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的家俱，桌子腿是掏空的，里边灌满了黄金。也有把黄金混在大使的行李里。从斯里兰卡运往印度的行李箱上用的钉子有的竟是黄金的。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市运往东京的机油桶底也成了偷运黄金的好地方。

玩黄金走私把戏的人很多是专业的。一条小船的运量一般不少于

价值5万美元的黄金。多的可达100万美元。走私黄金的组织和正规组织一样讲究效率和严格的财务管理。

黄金走私不象毒品走私那样引起警方警觉，黄金走私是个偷税问题。谁是最大的黄金走私者只不过是公开的秘密而已，政府和从事黄金买卖的组织都清楚。

黄金走私辛迪加(联合组织)进行活动的安全港有日内瓦、布鲁塞尔、贝鲁特、香港、新加坡，当然还有迪拜。黄金无论走私到哪里，其来源主要是两个地方——伦敦和苏黎世。世界两大黄金生产国苏联和南非所产的黄金85%是由上述两个城市黄金市场经销的。

小块金砖

南非和苏联卖出的金砖每块为400金衡两。按每两160美元，每块金砖价值为64,000美元。伦敦和苏黎世把这些金砖熔化后再铸造成小金砖。尽管英国和瑞士的这种做法是合法的，可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做的小金砖会被非法运走。走私到法国、西班牙、摩洛哥、土耳其的金砖一般是一公斤重的，每块的体积与半磅巧克力相仿，大约价值5,000美元。走私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般是十托拉一块的，这种金砖的别名叫“饼干”。每块价值600美元。马来西亚则喜欢要十盎司一块的。贝鲁特的走私者一般要一公斤一块的金砖，因为他们主要是向土耳其偷运。但是如果贝鲁特开始向伦敦订购十托拉一块的金砖，这就意味着从黎巴嫩到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通道已经打通。

伦敦黄金商或瑞士银行都并不是走私者的团伙。他们把黄金卖给商业银行或其它有权威的黄金商。

只要黄金一卖出手他们就不再负责。黄金的买主最关心的是金子成分的纯度，因此即使是走私到了遥远的万隆或拉合尔，当地的黄金商也要看看是否有伦敦或苏黎世的印章。

特制背心

不管走私那种金砖，最简单而又快捷的办法就是乘飞机。金骡子(偷运黄金的人)在衬衫里面穿一件特制的粗帆布背心，背心上有好多个小口袋，每个口袋装一块一公斤重的金砖。一个身强力壮的金骡子很快就能学会一次带30至40公斤黄金。当然得稍稍加以训练。第一次穿上这种背心的人，一弯腰就可能摔个马趴。

每个金骡子在登机前都要吃几片兴奋药，以增强体力。他们受命“要按英国式穿西装，系领带，不要穿便服。在机场要大方自若。警察一般是会注意那些表情不自然的旅客的。对警官们要有礼貌，态度自然而不自卑。”这个辛迪加组织在伦敦泰晤士报公开登广告招聘雇员。

另外两家辛迪加主要从西德雇人。如在科隆、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他们都设有招聘雇员点。被雇用的人在当地接受简要指示后就前往日内瓦或布鲁塞尔接黄金。基本报酬是200美元加上一切费用。如果万一他们被捕，在押期间辛迪加负责照管他们的家属。不过这种事很少发生。因为事先一般都已和海关说好。有个辛迪加给每个金骡子一条专用领带，以便让海关人员认出他们，避免搜身。

有一个时期用特制背心携带黄金极为普遍，以至每班飞往远东的班机上的乘客都会被怀疑为携带黄金者。有一个黄金走私的老板承认，

有一次在一架从香港飞往东京的班机上所有的乘客中他是唯一没带黄金的,而那些金骡子都是他雇用的,那些人不认识他。

这种走私黄金的办法到了70年代开始减少。因为那里劫持飞机事件次数增多,航空公司加强了安全措施。机场上的检查不可能不发现身上的黄金。有一次两个金骡子从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岛出发去阿根廷。当时因飞往古巴的航班飞机时常发生劫机事件,这个岛的机场也采取对每个乘客的检查措施。这两个人被发现了,但库拉索岛往外带黄金不是不合法的,可是在阿根廷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下飞机就被捕了。该市海关预先得到了通知。

开辟新的中间点,使偷运路程缩短,尽量走陆路或海路是黄金走私的新办法。比如,以前每周有数百名金骡子从贝鲁特去东京、达卡和曼谷,现在只去土耳其、叙利亚和埃及。

印度需要黄金,这和他们的社会及经济传统有密切关系。黄金对印度人来说就和信用卡与人寿保险对美国人那样重要。农民丰收后,他们就把钱换成金首饰,以备灾年用。银行存款或投资什么的他们一概不知。因此,数以吨计的走私黄金被藏起来了。但是印度人喜欢黄金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结婚用。给新娘的首饰,男女双方家庭互赠礼物,10—15托拉黄金只是很普通的数量。1947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进口黄金。因此,走后门反成了唯一的进口途径。

向印度走私黄金

迪拜精明地利用了印度对黄金的需求。它有一支船队按时在阿拉

伯海港和印度西海岸间航行。这支船队的船是为走私黄金特制的。船上装有320马力的柴油机,速度极快,海关的汽艇对他们无能为力。船队出发前要先作好准备,把十托拉重的金砖仔细地装入帆布背心。每件背心装100块,总重量为10公斤(22磅)每条船的运量以背心件数计算,比如,20件、30件或50件。

船队出发后,密码电报拍至孟买的同伙,五天之后的那个夜晚,印度渔船偷偷驶向海洋去接迪拜船队。在距海岸10或15海里处他们互相靠近,快速交接帆布背心。之后,迪拜来的船只转头向回驶或是沿海行驶再去接走私的银块。银块是从印度偷运出来的,用以偿还部分黄金价或运到其它国家去卖掉,因为国际金价一般高于印度。

渔船接过背心后一般是驶向距离孟买不远的小渔村。他们把背心卸到海滩上,在那里经常有人等待接货,并负责把货运走。他们把背心装上汽车飞快地驶向孟买,到指定地点后他们便离去。几分钟后有人用另一把钥匙把车开到一处空房子,把背心卸下便离去,这房子是辛迪加临时租用的。然后另一些人来取背心,每人一次取一件或两件,每取一托拉黄金得酬一卢比(13美分)一件背心可得130美元。为了安全,参加的人互相都不认识。渔民不认识卸货的,汽车司机不认识接货的,金骡子只认识那间房子,他们只按号令工作,彼此谁也不知道谁。

1974年印度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反黄金走私行动。很多印度走私集团的头头被捕,不经审判直接入狱。这些老板们在押期间走私活动减少很多,但时间不长。

印度吸收黄金已有几世纪之久。老挝的万象不时地也对黄金有

需求。万象位于湄公河上，与泰国隔岸相望。万象到缅甸和南越也不远（注：指越南南方解放前），60年代这里突然成为黄金走私的据点。他们从瑞士银行买进黄金，出卖给任何买主，以现金交易。黄金由伦敦或苏黎世空运至曼谷，然后装上泰国航空班机或老挝皇家航空班机运到万象。有时这些黄金就扔在皇家航空班机的旅客座位下面。到机场后迅速地运往印度支那银行，行长直接接收。在买主多的时候他简直就象分发巧克力一样很快就全卖出去。

并不是所有的黄金都走私到遥远的地方去的，法国就是日内瓦黄金商最好的买主，他们距离很近。虽然法国人有欧洲最大的黄金囤积者的好名声：他们会把黄金藏在床底下，埋在花园里。法国政府却严格限制购入黄金。理论上说，好象每天在巴黎证券交易所成交的黄金都是已在国内的。其实不然，这些黄金都是近期从瑞士成吨地偷运进来的。

1975年夏季的一天，法国海关人员在接近日内瓦的边境拦下一辆汽车。在车后座下面查到了一个隐秘处，里面藏有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都是一公斤重的金砖。这个小密室需经过五个步骤才能打开。

1. 把钟从架上取下来。2. 把钟后

边的两根电线分开。3. 把换挡杆放在倒车档。4. 把后座提起靠在前座上。5. 把前大灯打开。检查人员揭开这秘密之前，这小密室已使用了一年多，可想而知已有多少走私黄金运入法国。

英国也是黄金走私者的目标。虽然伦敦总是吹嘘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市场，这是因为它的黄金都是为出口用的。可英国一般老百姓是不允许拥有金砖或金条的，不过可以拥有金币。1974—1975年英国货币贬值，这使很多英国人开始购买金币。人们愿意买南非的古鲁格，因为这种金币每个含金一金衡两。有一个时期这种金币可随便进口，由黄金商公开出卖。但是政府对这种争购黄金的现象不满，1975年4月下令禁止进口古鲁格金币。

禁令下达后几个星期里古鲁格金币价上升了20%。在英国每枚金币价比海峡对面的比利时、西德和瑞士高出35美元。不奇怪，隐秘的交易很快发展起来。海关的动作也同样迅速，禁令后几个星期海关搜查出价值100万美元的古鲁格金币。不过由于海关人员经验不足，被他们检查出来的至多也不过10%左右。因此，大约价值一千至二千万美元的金币在这期间进入了英国。

（龙琨编译）

钻 石 走 私

在塞拉利昂丛林小镇柯伊杜附近，人们夜里挖钻石是很平常的事。在这里，钻石就如同宇宙尘一样到处都有，连一个农民整理菜地时都可能碰上颗宝石，大的可达四五克拉。当然，这些宝石都应属塞拉利昂国家所有，或更正确地，属国营矿业公司所有。在这里居住和工作的人们发现，公司的工资远比不上非官方的钻石商们向他们提供的报酬优厚。这些商人，几乎连政府7.5%的税金都不愿支付，因此，塞拉利昂的钻石多数都是走私到了欧州的钻石市场。

在这个地区进行侦查简直是精力和时间的浪费。一位主要的钻石商说，他可以把一团人藏在象草里。不管怎样，非法的钻石商总是可以用金钱买通公司值夜的人，让他们不到夜里偷挖钻石的地方去巡逻。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非法钻石商从塞拉利昂究竟弄走了多少钻石。甚至连政府官员都承认，至少国家有1/2的钻石被非法弄出国，每年走私出口的钻石大约价值5千万美元以上。

非法钻石商为柯伊杜和周围村庄的居民开辟了一条生财之路，所以每个柯伊杜人走路时都弯着腰，眼睛盯着地面，因为也许不知什么时候脚底下就会碰上颗钻石。夜晚是非法钻石商最忙的时候，在主要矿区，非法挖钻石的人甚至白天也在树丛间进行。从一张钻石公司直升飞机拍摄的鸟瞰照片上，可看到

很多人散在树丛附近，好象在野餐一样。如果一架直升飞机飞近了，他们就都跑进树丛，工具丢得到处都是。直升飞机飞走了，他们又马上走了回去。初上任的警察往往想干一番事业，可不久他们就会经受不了那些走私者给他们的贿赂的诱惑。

挖掘钻石的人要想卖掉一块未加工的粗钻石是不成问题的。夜晚，黎巴嫩设在柯伊杜的办事处就象牙科医生的候诊室一样，坐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按顺序进入内室。在室内的人，一边喝咖啡一边等商人观看钻石的成色，这就是非法钻石交易。如果钻石商喜欢这块钻石，双方便开始议价，一般很快即可成交。成交后，经纪人当即从保险箱里抽出厚厚一摞钞票付款。一夜之间，他可能付出5千甚至5万美元现金。每个商人都有给自己传递情报的密探。如果他买到了一颗大钻石，他将给递送情报的人一笔相当的报酬。

非法钻石交易的下一步，是如何把钻石走私出境。一位海关人员说，一个光身人就可能带出去足够他生活一辈子的钻石。他可以在白齿后面藏两三颗钻石还能照常说话。

事实上，从塞拉利昂把非法所得的钻石弄出国境，并不需要采用不太舒服的办法。商人们坐上自己的汽车，从柯伊杜穿过丛林地带的土路，行驶500英里便到达利比里